

《大學》本是《禮記》的一篇，不知是什麼人寫的。程顥之弟程頤認為是「孔氏之遺書，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」，而且還認為它大概是「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」，又妄自改變次序，定為「經」一章、「傳」十章。朱熹作《大學章句》完全是聽從他的主張和論調。只有清儒戴震幼時曾懷疑這種論調，問他老師「從曾參到程頤有一千多年，他怎麼會知道」。這一疑問，到今天也沒有能找出強有力的證據予以否定，但也沒有任何證據給以肯定，我們只能闕疑。

程頤這種安排，既然由朱熹承襲下來，傳到現在，近九百年，「積非成是」，我們只能聽之任之。

程頤最大的罪惡是反對婦女再嫁，縱是丈夫死了，生活無着，也不能再嫁。他說：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。」（見《伊川先生語錄》八下）在封建社會中，為這兩句話而婦女受害的，真難以數計。道學殺人，這句話並不冤枉。

《大學》既不能肯定其作者是誰，因此對這書的基本觀念，甚至若干抽象名詞，便找不到旁證來理解。即如第一句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」，什麼是「明德」？我也翻閱了一些書，各有各的說法，實在難以找得證據來辨別是非。朱熹用孟子的性善來解釋，文字上沒有這樣說，實際就是如此。（他的《大學章句序》作了暗示。）是否符合作者本意，也無法辨別，姑且聽之任之。

《大學》基本上是對統治階級講的，主要有三綱八目。

三綱是「明明德」「親民」「止於至善」。八目は「格物」「致知」「誠意」「正心」「修身」「齊家」「治國」「平天下」。有的講

得比較好懂，有的就比較玄虛。如格物致知，從秦漢以前直到清末，沒有物理、化學這類課程；清末初行新學，把「理化」叫做「格致」，豈不是借舊瓶裝新酒，或者說張冠李戴！明朝王守仁，「格」了一天竹子，「格」不出所以然來，後來卻說「夫物理不外於吾心」（《明儒學案·姚江學案》）。朱熹說：「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」如何「窮其理」？他也說不出所以然來。科學和理學是絕對不能並存的，科學懂一點是一點，沒有所謂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」。他對於《四書》，自少至老，用功幾十年，是不是真「豁然貫通」，我想只有天知道。

◇ 1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

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。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。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。欲齊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。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

物格而後知至，知至而後意誠，意誠而後心正，心正而後身修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。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右經一章，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。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。

大德之人講習的學問道理，在於發揚人們天賦的善良美德；在於革除舊習，勉作新人；在於歸宿到才德完美無缺的最高境界。

知道歸宿之所在，然後言語行動有一定的方向；言行有了一定的方向，然後心志能夠清靜，不胡思亂想；心志清靜了，然後能安寧閒適，不亂不躁；安寧閒適了，然後能考慮周詳，瞻前顧後；考慮周詳了，然後能有所收穫。任何物體都有根本和末節，任何事情也都有終結和開始。知道什麼該先，什麼該後，就接近於最合宜的程式和目標了。

古代想要使天下人人都能發揚自己天賦的善良美德的人，必須先治理好自己的國家；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，先要整頓自己的家庭；想要整頓好自己的家庭，先要修養好自身；想要修養好自身，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志；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志，先要使自己意念誠實無妄；想要使自己的意念誠實無妄，先要豐富自己的各類知識；要豐富自己各類的知識，在於窮究事物的道理。

窮究了事物的道理，知識就豐富了；知識豐富了，意念就誠實無妄了；意念誠實無妄了，心志就端正了；心志端正了，自身也就修養好了；自身修養好了，家庭也就整頓了；家庭整頓好了，國家也就治理好了；國家治理好後，天下也就太平了。

從天子到老百姓，一切都以修養自身作為根本。其根本紊亂，然而末節想治好，是不可能的。應該重視的反而輕視，應該輕視的卻很重視，是從來沒有的事。

以上二程認為是大學的「經」，即總綱。以下則是「傳」，分為十章。

◇ 2

《康誥》曰：「克明德。」《大甲》曰：「顧諟天之明命。」《帝典》曰：「克明峻德。」皆自明也。

右傳之首章，釋「明明德」。

《尚書·康誥》上說：「能夠發揚自己天賦的善良美德。」《太甲》上說：「經常唸叨着這個上天賦予的善良天性。」又《堯典》上說：「能夠發揚偉大崇高的美德。」這些都是說要人們自己去發揚它。

以上是「傳」的第一章，解釋「明明德」。

◇ 3

湯之《盤銘》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《康誥》曰：「作新民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惟新。」是故君

子無所不用其極。

右傳之二章，釋「新民」。

商湯在洗臉盛水的盤子上刻着：「果真要每天洗滌污垢，刷新自己，就要每天每地刷新，又每天更加刷新。」《尚書·康誥》上說：「做一位毫不慚愧嶄新的人。」《詩經·大雅·文王》上說：「岐周雖然是個古老的國家，她所接受的使命是嶄新的。」所以，她的最高層人物做什麼都達到至高無上的頂峰。

以上是「傳」的第二章，解釋「新民」。

◇ 4

《詩》云：「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」《詩》云：「緡（mián）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。」子曰：「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」《詩》云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緡熙敬止。」為人君，止於仁；為人臣，止於敬；為人子，止於孝；為人父，止於慈；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

《詩》云：「瞻彼淇澳，菴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！」「如切如磋」者，道學也。「如琢如磨」者，自修也。「瑟兮僩兮」者，恂慄也。「赫兮喧兮」者，威儀也。「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」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《詩》云：「於戲，前王不忘！」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右傳之三章，釋「止於至善」。

《詩經·商頌·玄鳥》上說：「帝王京都一千里，百姓聚居在那裏。」又《詩經·小雅·緡蠻》上說：「黃鳥鳴聲緡蠻，歸宿於草木茂密的山灣。」孔子說：「到應該歸宿之處，便知道那是自己的歸宿地。難道人可以不如禽鳥麼？」《詩經·大雅·文王》上說：「思慮深遠的文王呀！光明而端莊，歸宿於善良。」做君王的，歸

宿於仁德；為臣子的，歸宿於工作認真；做兒子的，歸宿於孝順；做父親的，歸宿於慈愛；和朋友往來，歸宿於誠信。

《詩經·衛風·淇澳》上說：「遠望淇水那一方，綠竹翠翠蒼蒼；高層統治者有道德有文章，好比玉石犀角和象牙，一樣一樣在我旁。先開料，再糙銼，然後細刻又磨光，一件件，一樁樁。細密而又剛強，偉大而又盛昌。文質彬彬的帝王，永遠不能把他忘。」開料糙銼，用來比喻學問的講習；細刻磨光，用來比喻品德的修養；細密而又剛強，實際是叫人恐懼警惕；偉大而盛昌，實際是叫人有威嚴可以使人畏懼，有儀容可以引導人模仿。文質彬彬的帝王，永遠不能把他忘，說的是他道德高尚，才能完備，百姓因此不能把他忘掉。《詩經·周頌·烈文》又說：「哎呀！不會忘記以前的文王、武王。」後世的上層人物尊敬賢良的人，親近應該親近的人；百姓則因有樂趣而快樂，因有利益而得到好處，所以對於文、武二王一直到死久久不能忘記。

以上是「傳」的第三章，解釋「止於至善」。

◇ 5

子曰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！」無情者不得盡其辭，大畏民志。此謂知本。

右傳之四章，釋「本末」。

孔子說：「審判官司，我同別人不相上下；〔若用我，〕一定要使社會上沒有人去打官司吧。」沒有真情實況的人作為訴訟一方，他的訴狀就慚愧地不能說完要說的話，因為上層德高望重，使人民個個非常敬畏，不敢欺哄。這叫做懂得政治的根本。

以上是「傳」的第四章，解釋「本末」。

◇ 6

此謂知本^①，此謂知之至也^②。

右傳之五章。

①程頤說：「這是多餘的文字。」從前叫「衍文」。

②朱熹說，這句之上有關失的文字，只留一斷語。他還認為，亡失了「釋格物致知」一章，他大膽補上。我認為不應該為他譯出。

這個是懂得根本，這是知識的頂峰。

以上是「傳」的第五章。

◇ 7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小人閒居為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後厭然，掩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？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曾子曰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」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

右傳之六章，釋「誠意」。

所說的使意念誠實無妄，就是不要自己哄自己。好比厭惡難聞的奇臭，喜愛豔麗的美色，這叫做自然的感觸。〔自然感觸，人人都知，不能隱瞞。〕所以君子在獨自一人的時候，一定要謹慎小心。小人平日做壞事，沒有什麼不幹的；一碰見君子便躲躲藏藏，掩蓋自己的壞行為，顯示自己好的表現；別人看他，好像看見他的五臟六腑一樣，那有什麼益處呢？這叫做心裏真有什麼，外貌自然要表現出來。所以，君子一定要在獨自一人時謹慎小心。曾參說：「十隻眼睛注視着你，十隻手指向着你，〔監督真嚴，〕厲害得很呀！」擁有財富能裝飾房屋，有道德能潤澤身心，心境寬廣則身軀健壯，所以君子一定要使意念誠實無妄。

以上是「傳」的第六章，解釋「誠意」。

◇ 8

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：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；有

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

右傳之七章，釋「正心」「修身」。

所說的修養自身，在於端正自己心志的道理：因為自身有所憤怒，心志〔為其所累〕就不可能端正；有所畏懼，也不可能端正；有所喜好快樂，也不可能端正；有所憂愁疑慮，也不可能端正。心不在那裏，〔另想別處，〕看什麼也看不見，聽什麼也聽不到，吃什麼也不曉得味道。這就是修養自身在於端正心志。

以上是「傳」的第七章，解釋「正心」「修身」。

◇ 9

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：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，之其所賤惡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教誨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故諺有之曰：「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」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。

右傳之八章，釋「修身」「齊家」。

所說的整治家庭在於修養自身的道理：因為人們對於他所親愛的會有偏袒，對於他所輕視而厭惡的會產生偏見，對於他所害怕而尊敬的會有偏意，對於他所憐憫而同情的會有偏念，對於他所認為驕傲而懈怠的會有偏想。所以，對他所喜歡的人卻知道其缺點的，對他所厭惡的人卻知道其優點的，這在社會上是很少的。因此，有這樣一句俗話，說：「在社會上沒有人知道自己兒子的壞處，沒有人知道自己禾苗的健壯。」這是說，自身不修養好，就不可以整治家庭。〔連自己兒子的好壞、禾苗的肥瘦都不能知道，怎能整治家庭呢？〕

以上是「傳」的第八章，解釋「修身」「齊家」。

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，無之。

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：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長也；慈者，所以使眾也。《康誥》曰：「如保赤子。」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。

一家仁，一國興仁；一家讓，一國興讓；一人貪戾，一國作亂。其機如此。此謂一言僨事，一人定國。堯、舜帥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。桀、紂帥天下以暴，而民從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。

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國在齊其家。

《詩》云：「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」宜其家人，而後可以教國人。《詩》云：「宜兄宜弟。」宜兄宜弟，而後可以教國人。《詩》云：「其儀不忒，正是四國。」其為父子兄弟足法，而後民法之也。此謂治國在齊其家。

右傳之九章，釋「齊家」「治國」。

所說的治理國家一定要先整治家庭的道理：因為連自己家庭中的人都不可能教導好，卻能教導別人的，這是沒有的事。所以君子用不着離開家庭，卻能使國內養成一種有教養的風氣。孝順父母，就是要用同一態度來侍奉君主；敬愛兄長，就是要用同一態度來敬奉長上；慈愛幼小，就是要用同一態度來使喚民眾。《尚書·康誥》上說：「愛護人民像愛護自己嬰兒一樣。」誠心實意地探求這個道理，雖然未必事事能夠完全合乎理想，也就差不多了。從來沒有先學會生育兒女然後才嫁人的。

一家仁愛，全國就興起仁愛的風尚；一家謙讓，全國就興起

謙讓的風尚；一個君主貪污兇暴，一國的人都會起來作亂。影響就是這樣。這叫做一句話能敗壞事情，一個人能安邦定國。堯和舜帶領天下人民實行仁德，民眾都跟隨着實行仁德；桀和紂帶領天下暴虐無道，百姓也就跟隨着搶奪作亂。統治者的命令若和他本人的好惡相反，百姓就不會聽從。〔統治者貪污腐敗，卻號召大家廉潔，百姓會聽從嗎？〕所以，君子應該先具備了這優點，然後才要求別人也要有；自己沒有那缺點，然後才能批評別人。自己的心中沒藏有怨道，卻能教導別人實行恕道的，是從來沒有的。所以治理國家在於整治好自己的家庭。《詩經·周南·桃夭》上說：「桃花豔如火，葉片密似雲，這姑娘嫁去，能配合婆家的人。」和一家人配合好，才能去教導一國的人。《詩經·小雅·蓼蕭》上說：「兄弟相處，和睦融洽。」兄弟和睦，才可以去教導一國的人。《詩經·曹風·鳴鳩》上又說：「他所作所為沒有偏差，才能匡正四方的國家。」他作為父子兄弟足為模範，然後百姓也都把他當做模範了。這就叫做治理國家在於整治好自己的家庭。

以上是「傳」的第九章，解釋「齊家」「治國」。

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：上老老而民興孝，上長長而民興弟，上恤孤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：所惡於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惡於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惡於前，毋以先後；所惡於後，毋以從前；所惡於右，毋以交於左；所惡於左，毋以交於右。此之謂絜矩之道。《詩》云：「樂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惡惡之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《詩》云：「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」有國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則為天下僂矣。

《詩》云：「殷之未喪師，克配上帝。儀監于殷，峻命不易。」道得眾則得國，失眾則失國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德